

清明节特刊

## 寻味江南清明粒

郑凌红

爱和美食不可辜负,可大多时候,我们总是辜负了爱。于是,美食成为另一个出口,聊以慰藉生活里的平庸琐碎。

江南隐秘地,三衢大地,终于一片青绿。清明好时节,也是好食节,江南自是令人口舌生津之地。微风掠过,迫不及待勾起一些关于美食的记忆和回味。

想当年乾隆六下江南,所到之处的民间小吃,皆是当下耳熟能详的心头挚爱。杭州小笼包、湖州周生记鸡爪、嘉兴的麦芽塌饼、台州的食饼筒,不一而足。但青团、清明粒之类估计他没吃过,因属时令之食。

吃青团,在江浙沪一带实属普遍。这种用草头汁(一般为泥胡菜、艾蒿、鼠曲草)糅合糯米粉做成的糕团,色碧绵软。如果说青团是人间四月天里的高级绿,那么清明粒就是典雅白,治愈系的白。它是青团的孪生妹妹,俏皮而又生动,像花季少女,纯洁如梦。

青团常有,清明粒不多,浙西有之。青团在这里叫清明,是艾草嫩叶之青,清明粒是糯米粉白之白,两者呼应可谓一清一白,清清白白,与清明应时节之景,寓意做人要清清白白,耳聪目明。清明节吃青团和清明粒,就像广州人吃早茶、柳州人吃螺蛳粉、长沙人吃夜宵一样属于标配。

清明粒,原始的叫法是清明泪,一说是清明思亲动情落泪,二说是美味使人想起泉下祖先,潸然泪下。

清明处于仲春和暮春之交,四月清明,是上天的美意,天朗气清,追思怀远。而食物是通达古今、穿越时空的媒介。这里有手作的质朴,有往事的回味,也有春生秋茂,渺渺光阴的约定与意犹未尽。

清明粒,开放包容,食清明粒与祭祀、踏青、赏花并称为清明四件套。米碾碎后倒入沸水,煮熟后放大桌,用大力擀转团粉,数十次倒腾后分解成长条,截小段,搓小粒,在手

掌心盘旋,成小微版汤圆状。烹饪前,用清水浸之,等待成就一段与时令相契合的味觉想象。青红辣椒、蒜苗、小青菜、小笋、腊肉皆可配,用新鲜猪油引锅,快火跳跃,微醋提色,酱油提香,亦可加土酱自成山野之辣,让人不禁拍案叫绝:一招鲜,吃遍天。食物在某种意义上的情结,比城市之与人的依赖更重要,而人比食物更重要,他造了这种纽带。孔尚任《桃花扇》中有云:三月三刘郎到了,携手儿下妆楼,桃花粥吃个饱。我想,对于清明粒,只需小尝一口,春天的味道便顿时溢满了舌尖。



缅怀英烈 新华社 赵庆祖 摄

## 姑父的情怀

朱礼卓

最后一次见姑父是在华釜山顶,癸卯重阳前一日,那时枫叶正红。

姑父说,地里的番薯快要开挖了,过几日带爸爸上来拿,记得你和你爸爸都喜欢吃黄色的。

我和老爸喜欢柿子一样的流汁番薯,姑父一直记在心头。我的心底泛过一股暖流,忙不迭点头:一定,一定。

姑父又说,本来就要打电话给你了,朱氏宗祠规划重新修建,有些事想请你帮忙。

我说,只要姑父开口,定尽力而为。

等不及我去拿番薯,等不及跟我商量朱氏宗祠的事,姑父突然走了,在枫叶红遍山林的时候。临走前,还记挂着院子里那一篮青菜,是给住在城里的孩子们准备的。

姑父跟我同村,我小的时候,姑父家住村尾,我家住村口,徒步得走半个小时。那时父亲的身体状况不太好,姑父家养了几只羊,为了给父亲补充营养,每天傍晚我抱着一只葡萄糖瓶,妹妹作伴,去姑父家挤羊奶。姑父的母亲是极其热情的,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。我们腼腆,不好意思吃,临走姑父把诱人的食品装好,让我们带走。遇到天气不好时,姑父打着伞送我们回家。

后来姑父家的新房子建在村口,与我家隔一坵田,乡下人习惯大声喊,有什么好吃的,姑父站在大门口吆喝一声,我们就毫不客气地跑过去蹭吃。

姑父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,他家的门永远都敞开着,男女老少,不管他家人没人,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进入,掀锅盖,开菜厨,找瓷瓶,姑父来者不拒,从不会有一丝责怪之意,大家都亲切地唤他,堆哥,或堆叔。一

次,我亲眼看见村里的一个困难户大方进入屋子,无视我的存在,熟门熟路找到放冻米糖的铁皮箱,上衣口袋装满,嘴里塞满,手上抓了一大块,大摇大摆走出大门。姑父回来后,我不满地把这件事告诉他。姑父听了,笑笑回应道,没事没事,吃一点不会穷。姑姑说姑父没有存款,他的工资都融化到他的热情好客中了。

姑父是勇敢的,这跟他的名字仁堆相匹配。记得2020年台风黑格比席卷永康,老家坑里不能幸免。闻及86岁高龄的阿春老人被困在家里,古稀之年的姑父冒着大雨,蹚过齐腰深的洪水,把老人背到自己家里,对她好生照顾。《礼记·中庸》道:仁者人也,亲亲为人。姑父做到了。

姑父家最吸引我的是满屋的书,书种类多,有小说、文史、诗词、散文、科普等。到姑父家,母亲总说我就像小狗掉粪缸,特别是有新书的时候。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,但也形象,书毕竟是精神食粮。林海英的国文老师曾对门生说,人是吃饭长大的,也是读书长大的。此言很有道理,如今我能写点文字跟姑父一屋子的书香分不开。姑父送我的1981年版的历代诗词选注《华夏正气篇》,定价1.95元,至今我还保存着。这是他出差合肥时特意买的,这本书陪伴我四十多年,百翻不厌,虽已泛黄,却视如珍宝。

二十年前,姑父从古山镇政府退休后,热衷于朱氏宗亲文化建设。自担任金城川朱氏宗亲会会长后,他主持修了两次朱氏宗谱,策划编印《金城川史话》,修建朱氏陵园。但凡跟华釜文化有关的活动,姑父必东奔西走,劳心劳力。癸卯年祭祖大典,姑父邀我参加,因公事缠身,没有前往,姑父遗憾不已。甲辰年,恰逢周日,有幸参加祭祖大典,然而已是物是人非,但姑父

一手操劳的朱氏陵园是永恒的,就像姑父在人们心中是永恒的一般。

姑父生前有一个梦,为金城川编一本书。己亥冬至前日,我与启华先生、国丰先生、德明先生应姑父盛情邀请,前往金川。姑父说了他的想法,借永康文人墨客的笔编一本书,暂名《人杰地灵金城川》。启华先生非常赞同,说姑父有想法,金城川文化底蕴深厚,人才辈出,值得一写,值得一编。记得启华先生现场吟了一首《己亥冬至前日遇雨重访金城川》,国丰先生才思敏捷,《和启华先生雨中重访金城川》马上出炉,最后两句为:儒风长染黄花涧,代有簪缨景色妍。

姑父禁不住竖起两个大拇指。品茗间聊意甚浓,方知都当过兵,大有相见恨晚之意,有文化界的老领导支持,姑父出书的决心更加坚定。

壬寅清明后五天,应金城川宗亲会之邀,永康市诗词学会青年部组织30余名创作骨干深入金城川,挖掘和传播金城川的历史文化。诗友们先后参观了朱氏大宗祠、潜溪故里、行素公祠原址、孝辈岭、两脚牌坊原址、金门口、日新中学首任校长朱有琅故居、朱方故居、高士堂、明经第、古民居、乾八古里、鼓涛书院、枫崖书院等一批历史遗迹,游览了千年龙柏、松石坡、纱帽凸、石龟桥、黄花涧等景点。姑父忙前忙后,笑容洋溢在脸上,那笑容有一种横亘时空的穿透力。

读着诗人们创作出的诗词曲赋,姑父喜不自胜,说下一次邀请永康作家的作家们前来采风,再创作一批好文章,了却编书心愿。

当心愿快变成现实,风吹过了云,云带走了风,姑父安详地欣赏华釜的流云,聆听潜溪的潺潺,在枫叶红遍栖霞山的季节。

## 清明

(外三首)  
朱林平

又是一年雨纷纷  
天堂和人间  
所有欲言又止倾盆而下  
尽情哭吧  
尽情哭吧  
一年好景无处话凄凉

碑文湿冷,落红忧伤  
捧一堆新鲜的泥土  
洒一壶心酿的老酒  
尝一尝吧

尝一尝吧  
这世间的一切安好  
独子三孙,谷物丰满  
只是遗憾的野草疯狂生长

## 清明

人生几清明  
花自凋零  
雨自不停

把盏对夜深  
酒又烧心  
醉更伤心

辗转卧难沉  
梦也是君  
醒又忆君

牵也是君  
挂也是君  
独子已三孙

站也思君  
坐亦思君  
一夜望窗明

千里烟波  
锦书何寄  
长恨了无声

## 三月将远

三月即将走远  
天空泛蓝  
河水上涨  
灼热的阳光不远

三月的桃花易俗  
雨中的梨花易伤  
夜里的樱花易落

又一个等在故事里的季节  
在时光的古道里错过  
哒哒的马蹄不来  
虚掩的柴门不开

春风不语  
等在季节里的容颜  
如花飘落

## 四月

四月属雨  
烟柳在季节里迷离  
天地之间悬挂着一帘幽梦  
风吹欲破满眼嫩绿  
像爱飞流

芳菲将尽  
山寺的春花却刚开  
幸福的果子在时间里孕育  
春天要把最美的心  
留在人间